

戏剧梦断录

袁文殊 著

文津出版社

戏剧梦断录

袁文殊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文津出版社

(京)新登字205号

戏剧梦断录
XIJU MENGDUAN LU

袁文殊 著

*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14000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80554-223-6/I·70

定价: 10.40元

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关于戏剧艺术的，因为我踏进艺术之门是从戏剧开始的。在戏剧艺术中，我所选择的是戏剧文学，这是由于我的个性、爱好，想当一个作家的缘故。当然，纯粹从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绘画。如果我的父母有钱，能供得起我上美术学校的话，也许我会成为一个画家。然而我的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没有能力供我学绘画。另外，我也喜欢诗歌，而这也不是我的家庭经济条件能允许的，所以不能如愿以偿。后来虽然学了戏剧文学，但成一个剧作家的愿望也没有达到。这里有本身的天资问题，也有客观社会问题。如人所共知的从二十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把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大革命的洪流，我虽然还在学习时期也不能不受这种激烈的浪潮的影响。因此，尽管我对戏剧文学有极大的兴趣，客观上也不能允许我以全部时间来学习写作。革命的戏剧运动需要随着革命的形势来展开，这就使我的精力不能不分散到戏剧运动（组织活动）的各个方面去。其实，按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是很不适宜于做组织工作的，但是生活又总是不断地把我往组织岗位上推，这实在是一种误会。

从一九三〇年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整整的二十年间，虽然我也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分散到组织活动、戏剧教育和在监狱里同敌人的斗争中

去了。这二十年中，我的人生历程虽然不能说完全“白过”，但今天回过头来一看，却不能不令人汗颜。因此对于摆在眼前的这些“雪泥鸿爪”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当我看到过去的这些残稿的时候，真有如失散多年又重新见面的亲生孩子一样，感到格外的亲切。如当于伶同志告诉我，他托人在天津早年的某刊物上发现了我的一个短剧《国庆之夜》并准备把它编入他所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时，我不但感到意外的高兴，后来翻阅一遍更使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的“双十节”，在广州永汉路的国民党警察分局枪杀游行群众的历史情景。当然，剧本本身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去评定。但是基于这种原因，把过去的东西作为一种资料留存下来，好像也有一点点意义。这是我决定编辑这本集子的缘由之一。

选集在这里的剧本，大多数是在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为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土台上演出而写的。当时演出者的首要目的是要求得一种宣传鼓动的效果；看戏的人也不要求像现代的大剧场那样要有完美和细腻的表现。所以从今天看来，一切都显得比较简陋。但愿以后，在我们的国土上不会再有那种悲剧——不，应该是血与火的悲壮剧的重演。

现在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目前又发展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时代不同，条件也不同了。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把话剧推上一个新的高峰，给舞台下面的广大观众以更完美的艺术享受，把话剧艺术的美学特性和美学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索，不停地进行创新，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事实上，解放以来，在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茶馆》就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然，创新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立足点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

向外国。也就是说，创新必须反映时代、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相结合。丢掉了传统便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不借鉴外国也不会有新的话剧艺术。但是传统有好的传统和不好的传统，我们要继承的是优秀的传统。外国的话剧也有两类，一类是优秀的，足资借鉴的；一类是不好的不能借鉴的。总之是要经过挑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话剧艺术。我相信，在我国的话剧舞台上必将放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花。

《剧作教程》是根据我在延安“鲁艺”戏剧系讲剧作课的讲义提纲整理的，解放初期在东北新华书店曾经印过单行本。当时讲课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他们初到延安或从延安到敌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来学习的。他们多数是第一次接触剧本创作的理论问题。而在当时的延安，图书资料奇缺，关于戏剧方面的读物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戏剧教学只能从最简单的基础开始，当时的讲义也只是谈了一些剧作的ABC。后来新华书店要拿去出版时；为了节约纸张，又把许多例子都删去了，结果便显得像冬天落叶后的树木一样，只剩下些枝条，但又不像郑板桥说的“三秋树”。现在也无暇进行弥补了。

另外的一些评论文章是针对各个时期的各种现象而写的，对于有心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人，也可能起到一些线索的作用。

《从“广东戏剧研究所”到“广东左翼剧联”》是我在广州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回忆，但也不是全面的回忆录，只是按照当时有关的客观实际，说明一点历史的事实，我从来没有想借某种事件来抬高自己身分的念头，但是牵涉到具体的历史事实，牵涉到集体的利益问题时，我又不愿意沉默的，我的目的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延安“鲁艺”的岁月》是为“鲁艺”成立五十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发稿时作过一些修改。

附录在最后的译文《苏联演剧体系》是苏联戏剧评论家、戏剧学家诺维茨基的著作。他将苏联十月革命后活跃在莫斯科话剧舞台上的五个演剧集团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对当时的演剧发展起过积极的影响。

《关于斯丹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演剧界的反响》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准备赴延安时，遵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给“办事处”的同志们开“戏剧座谈会”的汇报稿，到延安之后作了整理，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

在重庆办事处那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还讲了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戏剧活动情况，可惜那些记录都丢失了。

这次集稿时，所有的文稿都曾作过一番校订，除少数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饰外，内容悉如旧观，以保留它的原貌。这是我前半生在戏剧领域内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记录，希望得到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的指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记于北京红霞公寓

目 录

序.....	(1)
国庆之夜 (独幕剧).....	(1)
壮丁 (独幕剧).....	(10)
高压下 (独幕剧).....	(32)
两兄弟 (独幕剧).....	(45)
民族公敌 (独幕剧).....	(55)
谣言 (独幕剧).....	(66)
我们的空军 (独幕剧).....	(84)
军民之间 (独幕剧).....	(104)
死角 (四幕剧).....	(123)
剧作教程.....	(197)
第一章 总论.....	(199)
——戏剧文学的特性	(199)
一、为观众的.....	(200)
二、斗争的.....	(201)
三、对话的.....	(203)
四、动作严谨的.....	(204)
第二章 题材和主题.....	(206)
一、题材和主题的关系.....	(206)
二、怎样观察生活.....	(207)

三、怎样选择和处理.....	(208)
第三章 人物、性格.....	(211)
一、人物的研究.....	(211)
二、人物的使用.....	(212)
三、性格的创造.....	(213)
第四章 情节.....	(215)
一、情节和它的作用.....	(215)
二、编置情节的几个要点.....	(216)
第五章 戏剧的构造.....	(219)
一、端倪.....	(219)
二、发展.....	(223)
三、高潮.....	(225)
四、下降.....	(228)
五、结局.....	(229)
第六章 对话.....	(231)
一、对话在剧作中的重要性.....	(231)
二、如何写对话.....	(232)
三、如何丰富自己的语言.....	(236)
第七章 秧歌剧.....	(237)
一、秧歌剧的特点.....	(237)
二、歌词.....	(239)
第八章 提纲、手册和书目.....	(245)
一、腹稿的具体化.....	(245)
二、备忘.....	(246)
三、丰富语言和积蓄事件.....	(247)
四、吸取别人的经验.....	(248)
.....	
我们剧作中的几个问题.....	(251)

训练新的演剧干部·····	(257)
演剧自由与国防戏剧·····	(260)
关于斯丹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和它在中国演剧界的	

反响·····	(261)
---------	-------

从托尔斯泰学习什么? ·····	(272)
------------------	-------

悼念我的老师欧阳予倩同志·····	(279)
-------------------	-------

从“广东戏剧研究所”到“广州左翼剧联” ·····	(282)
---------------------------	-------

附录:

有关“广州文总”和“广州剧联”的一些

情况·····	(304)
---------	-------

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的一些往事·····	(306)
---------------------	-------

在延安“鲁艺”的岁月·····	(313)
-----------------	-------

袁文殊诗稿·····	(320)
------------	-------

翻译:

苏联演剧体系·····	(327)
-------------	-------

 [苏联]诺维茨基 著

演剧艺术的特殊性·····	(328)
---------------	-------

戏剧的教义·····	(332)
------------	-------

演剧体系·····	(342)
-----------	-------

主观的心理主义演剧体系·····	(344)
------------------	-------

审美主义演剧体系·····	(360)
---------------	-------

构成主义演剧体系·····	(380)
---------------	-------

普罗列塔利亚演剧体系·····	(394)
-----------------	-------

国 庆 之 夜

时间：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晚

地址：Canton

人物：太太：二十五岁左右，打扮时髦
群众多人（不登场）

布景：一个二层楼上的客厅。光滑的地板上铺着华丽的地毯。三面墙上都有大玻璃窗。正面窗下有个大沙发。左边窗下有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台灯和镶框的照片。台前还有新式的旋转皮椅，稍后有梳妆台，旁边还有衣架。右面窗子较小，窗前有两个崭新的小沙发夹着一个带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上有烟碟。靠前方的小桌上安有电话机，很引人注目。客厅中央有个西式矮圆桌，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鲜花，四周有四个蒲墩。这里虽说是客厅，但并不是平常接应一般客人的客厅。通往楼梯和卧房的门是在右边靠前方。

幕启时，正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厅里灯火辉煌，显出一片喜庆的气氛，但空无一人。一息之后，便听到楼下有汽车喇叭声和小孩热闹的欢笑声。接着便听到有皮鞋咯咯的上楼声。

太太手里拿着皮银包自己推开门进来，到中央的矮台上放下银包，自己脱下外衣，好像从烦闹中出来，正要找寻歇息似的；但她一看见自己的银包，好像精神立

刻又被提起来了。她坐在沙发上，正要打开自己的银包来清查的时候，电话铃忽然在寂静的空气中响起来。

太太 （放下银包跑前去接）喂，喂……是，是，你是谁？……啊，主席太太？你没有出去吗？……啊，是，……他现在不在这里，刚刚我们一起出去的……去俱乐部……唔，唔……对了，很热闹……差不多海、陆、空军的长官都到齐了。……是……是。有跳舞啦，饮酒啦，打台球啦，打麻雀啦……唔……是啦。最有趣的就是那个王舰长，他今晚喝酒喝得烂醉，无论跳舞场、赌场都给他闹得不可开交。哈哈……唔，他的夫人就拼命的在他后面拉着他……唔，哈哈哈哈……真是把我的肚皮都笑痛了。……是呀，全场没有一个不笑的，连他的夫人都弄得又气又笑。……哈哈……唔，是的。他？……是，刚刚我们也赌钱来着……是，就是因为他看我赢了钱了，所以他要我一个人先回来。……是，我刚刚回来的，……现在汽车伙又把车驶回去接他……大概还在那里打牌啦，……唔，别开玩笑啦……哈哈。为什么今晚你同主席都没有去……啊，请酒？哪里？……美国领事？……日本领事，德国、英国领事都在？……啊，那么酒算是谁请饮的？……啊，哈哈哈哈……当然，那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了。……啊？巡行？……是了，刚刚我坐了汽车回来的时候，条条马路都是挤满着人，真讨厌，总是随处叫喊，随处乱发传单。……是，局长今天早晨已经打过电话去警局了，告诉他们局员及一切警察，因为今年国庆日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四处都有什么“抗日”啦，“救国”啦的团体，巡行的人们一定很多，要他们特别戒备。……是，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对日绝交喽，检查日货喽，这班人们真是胡闹极了！……是……是。

假使就真的讲到要救国的话，也可以依靠这班无知的人民吗？……哈哈，……是，太太，得空的时候，我一定到你们家里来玩。……明天打牌？……很好，很好。我吃过早饭一定拉他来……好，请你代我们问主席好。……

（挂上电话机，得意地，想去拿烟抽；正拿起烟，电话铃又响了）

太太 （手里拿着烟走去接）喂，……是，……你是公司打来的？……有什么事？……局长还没有回来。有什么事？……唔，……是，……什么？……（惊讶）呵？……现在怎么？……很多人？……想要检查？那怎么可以？……不行，这还了得？……没有警察在那里保护吗？……几个？……怎么这样少？……你等着，你们千万不要给他们进来捣乱！……我现在打电话去警局，叫他们多加派些警察来保护。……我会通知局长的。……（把电话挂了，立即又拨到警局去）

太太 你是分局不是？……找杨科长听电话！……呵，你是杨科长？……我是梅公馆……今天清早局长打电话告诉你们要多派一点警察去公司保护，你们没有派吗？……为什么这样少呢？……赶快，赶快多派一点去！你们还不知道吗？刚刚公司打电话来说有许多造反的人围着铺门要检查。检查什么？假使真的给他们进去还得了？……好了，你们赶快加派警察去吧，我要打电话去找局长！……你们真放荡了，局长早就告诉你们今天国庆日要多派一点警察出去戒备……唔，好了。（把电话挂了，立刻又拨到俱乐部去）

太太 你是俱乐部不是？……我是梅公馆……请你立刻去叫梅局长来听电话，你说他家里找他，……是。……喂，……你是宜秦吗？……是，为什么你还不回来？你在那

里干吗？等鬼！玩了整天还不够吗？……当然只是我一个人在楼上啦。他们有的在楼下；母亲跟小香出去又还没回来……家里要等着你干的事情多着哩，现在恐怕又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刚刚公司打过电话来，说铺子已全被那班捣乱的人们围住了……事情据说是这样：最初是那班造事的所谓什么检查日货的学生及民众代表要进公司去检查，公司的店员与派去的警察便不肯让他们进去，于是两方就争执起来；后来刚巧就碰到提灯巡行的民众都停住在那里，包围着铺门，要冲进去检查。……是呀，我刚才已经告诉过公司的经理，怎么能够给他们进去呢？……人真多哩。刚刚我坐着汽车回来的时候，条条马路都挤着许多巡行的人。宜秦，你不要以为小事，你还不回来留在那里干吗？等一会真的闹出什么事情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告诉你，如果你留在那里和哪个狐狸精鬼混，明天我可饶不了你！……当然哪，我还不晓得吗？……唔……唔。你呢？……你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唔，那我立刻就打电话去，你不要再迟了呢，立刻就回来！……唔。（挂断电话，随后立刻又拨机）

太太 你是公司吗？找石经理来听电话！……你是石经理吗？现在的情形怎么样？……更可怕？警局没有再派警察来吗？……那么为什么还会更可怕呢？……看他们的情形怎么？……真的敢冲进来？……那当然喽，不敢强硬对付还派警察去干吗？真是做做样的吗？……当然哪，他们巡行的人手无寸铁都敢冲进来捣乱还不是白白送死？……刚刚局长说要你们先把银钱、值钱的东西搬走，有可能的话最好把最近起岸的那八箱日本货从后门运走……最要紧啊！……当然，进去检查还得了！若是给他们检查

的话，还不是全货架的货物都要搬到马路上去焚烧吗？

……千万，不要傻！……好。（挂断电话，又拨警局）

太太 你是警局吗？……梅公馆。……呵，就是杨科长？刚……刚刚我打电话去问过局长，他告诉你们对于今晚巡行的民众要注意一点。……你加派过去了，多少？……好啦。局长要我告诉你同林警长，要叫全数警察都武装预备起来，凡是在内街或马路上发现有行动可疑、一味叫嚣煽动的人便把他们捉拿进来……是的，你告诉林警长好了。……喂喂，杨科长，你要林警长对于公司的事情留神一点，那是局长一大部分的财产……好。（挂上电话机，寻着洋火抽烟；把银包拿到写字台去，把一卷一卷的票子拿出来数。旋即拿钥匙打开抽屉将票子拿进一部分去。稍停，又跑向窗口去往下望。沉静中电话铃又响了）

太太 （跑去接）喂……梅公馆。……你是警局？怎么？现在怎么？……真敢冲进公司去捣乱？……拉来了？几个？……那好啦。现在怎么？呃！跟着来？很多人跟着来？……不，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公司方面怎样？……冲进去了？……呃，不得了，你等着！我即刻打电话去叫局长。（挂了电话，又一面拨机一面喃喃地说）真不晓得搅什么鬼，到现在还不回来！（听着电话筒）

太太 喂，是俱乐部吗？……请叫梅局长！……谁？宜秦，你究竟在那里搞什么鬼？我等了半天还不见回来！现在公司的事情闹得不得了了，你晓得吗？刚刚警局又打电话来，说公司已被那班捣乱的歹徒冲进去，要强迫检查，因此警察便把那两个在前面领导冲进去的人拉回警局去。因为在那许多的群众中是有歹徒在里面煽动的，所以警察把那两个暴徒拉回警局去的时候，那一大群群众

也就跟着拥到警局去，要求释放那两个人……是……是。现在怎么办呢？据说那班暴徒现在一部分正在公司捣乱，把所有的日货都翻出在马路上点起火来烧着；而一部分便把警察局的三面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警局门口的十字马路都潮水一般挤满了人，弄得汽车、洋车都不能通过了。……唔，是呀，是呀，据说如果不立刻释放那两个人，还要冲进警局里面去抢出来呢。……唔，……唔，怎么样呢？……是了。……唔，你在那里也同各位当面商量过了吗？……唔，他们怎么说？也说必要时可以开枪……唔，好的……是了，不开枪他们怎么会散呢？我立刻打电话去……唔，你呢？宜秦，你呢？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还不赶快回来吗？……现在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当然哪，如果有事情的时候怎么好呢？……唔，好的，我等着你啊！……你立刻来啊，我在窗口望着你……好了。（挂了电话，立刻又拨到警局）

太太 是，你是杨科长吗？……呵，我刚刚同他讲过，他说要加紧戒严。……是，是，杨科长，你叫林警长来听电话……是。……你是林警长不是？……呵，对了，林警长，你看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他们都很强硬吗？……对了，局长的意思要告诉你们：那两个先冲进公司去捣乱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如果有人敢要求释放，无论他们多少群众，多坚强，都一律以武力对待！若是他们始终不肯离开局门，有阻碍交通，妨害治安的时候，可以实行开枪射击，把风潮压平。……是，是，这是局长同各军政要人商议过要我赶快告诉你们的。……呀？……早不是告诉过你们要叫全体警察都武装起来吗？……可以自由弹压，不用迟疑……那好呀……好。（把电话机挂上）

〔稍停。太太又抽烟，倚在右边窗口期望；不耐烦地

转了几次身，又跑到电话机旁边去。

太太 真不晓得捣些什么鬼了。到现在还不回来。（生气地说着正想拿起电话机来打的时候，忽然枪声便拍拍地响起来了。她惊慌地连忙将电话筒放下，跑向三面窗口去望。知道事情已经发作了，慌张失措，老在厅子里兜圈。电话铃又响；她仓皇去接，急得手颤起来）

太太 喂，是哪里？……警察局？怎么？……呃！……打起来啦？……拿石头来冲？……谁先开枪啊？……只是林警长一人放枪吗？……呃？……跟着也就全局的警察一齐放枪呀？……打死多少？……呵！……还不肯散？还要来我们家里？……那不得了，你赶快打电话去宪兵司令部叫他们派宪兵来，赶快，赶快，……呃，呃？怎么？……（失望）呵！电话线都被斩断了？（即刻挂断，转拨俱乐部。心慌手乱）

太太 喂，你是俱乐部吗？……呃？……你是医院？打错了。（立即挂断再打）喂，你是俱乐部不是？……我是梅公馆，请即刻叫梅局长来听电话！……你是宜秦吗？你怎么？究竟捣什么鬼？还不回来？现在警察同民众已经冲突起来了，你那里还听不见枪声吗？……听见了为什么还不赶快回来？……要陪着司令？……怎么得了呢！刚刚杨科长打电话来说：人们完全是用拳头与石头向局里冲，把所有门窗的玻璃都捣毁了。据说林警长是最勇敢、最先放枪的一个。杨科长说现在马路上死的人数还不能清算，总之鲜血在局门口的马路上都流满了。……呃？……呃？呃？……你总是说用武力压平，用武力压平，但是你自己还在那里干吗？打牌？……家里等一会不晓得会怎么样呢？刚刚杨科长说那一大群人现在还不肯散，还想上我们家里来捣乱呢！……呃？……无论真